



全
文
最

和
372
14



金文最卷四十九目錄

墓碑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 并引

元好問

資善大夫武甯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御史張君墓表

元好問

御史程君墓表

見文雅

元好問

商平叔墓銘

以上原列卷九十七

元好問

雷希顏墓銘

見文雅

元好問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元好問

聶元吉墓誌銘

元好問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元好問

中順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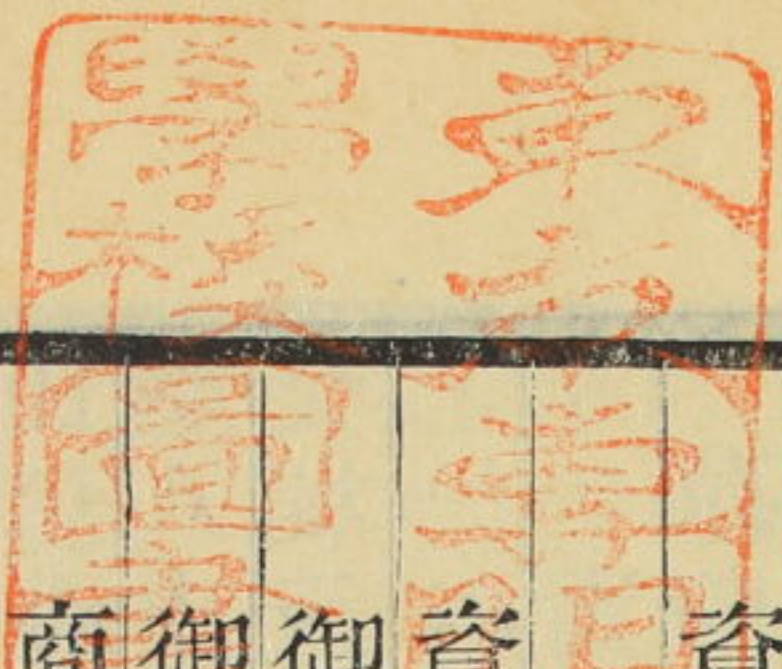
元好問

陽曲令周君墓表

元好問

金文最卷四十九目錄

利
295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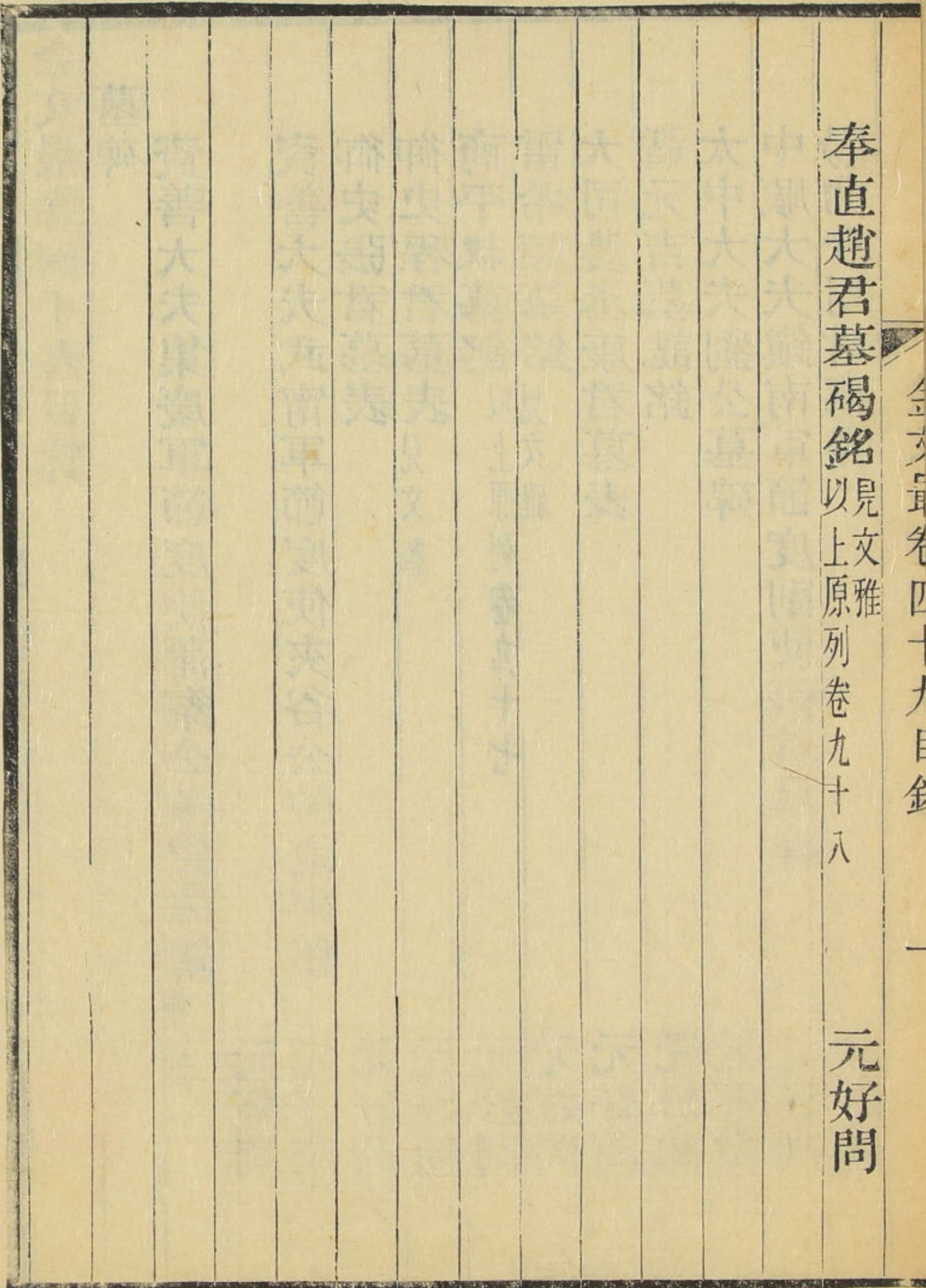


所錄未
有物耶

奉直趙君墓碣銘

見文雅以上原列卷九十八

元好問



金文最卷四十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

并引

元好問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為某路貴族國初遷
 種人屯戍中州遂為真定人祖諱昔兀乃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
 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
 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
 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
 皆有能名召為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
 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款曲末減者為多法家稱焉貞
 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
 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

金文最卷四十九
一
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爲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被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問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鞠之辭連二偏將一遙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論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誑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藹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內觀察使未赴遭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政整潔有內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

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耐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爲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爲鍛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爲銘曰

廷平之于大理之徐議獄闊疎至可以漏吞舟之魚吁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恣爲誅鋤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悃悃無華閒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間溫其褐寬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或僂或倖不爲國殤卽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於黃墟湯旱焚如一漑者後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吁嗟公乎

遺山集

資善大夫武甯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留幼子今先鋒使斜烈於平州之撫甯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餘二十年先鋒既長

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顧瞻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糲不厭既居民閒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日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茹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污己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亡國之大夫耳尙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爲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恆典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福不以回其慮興廢存亡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當之

是故誠之所在卽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語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爲遠近今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土刺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爲合懶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握兵柄史謀載其功詳矣大父僕干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顏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甯海濱簿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公武甯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牙古天資騫很恃功自高奴視參伍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輩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無所顧藉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公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公爲畫策潛軍趨靈壁出其

不意殺獲甚眾以功遷兩階四年召爲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
郎中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稜疾惡材任刺舉授
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
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州是時大蝗公境獨無有
秋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爲善政之報三年召爲戶部郎中初置
申州輟公爲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
事留守移刺瑗雅敬公事無巨細悉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
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旬日不得發公以形迹自嫌
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所暨有識相賀
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等率以戰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
威備極凶悍前後不能制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
管合郡帖然考城胥吏所聚結黨爲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
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廳事自是
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夔上書言陳州防禦

使士刺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耄勉王事強仕之
人有所不能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
有所未盡特望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
開封府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
絕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僂辱既久賤同匹庶就有詭謀誰與同
惡宜釋其宿怨宏以大道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
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卽從
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甯軍節
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遷擢之
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邦昌囊橐爲姦
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爲之少寬踰年竟以
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
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郡開國侯歿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
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

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畢蘭出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
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耐故改卜於此前夫人奧敦氏贈金源郡
夫人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
軍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萬僧女一人
嫁爲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留住拔突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
元奴皆尙幼姪二人永嘉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
哥之子姪孫二人阿憐壽童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姪女
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戶郝丑和尚以行
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甯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義
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子素善郝侯義不可辭
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彼築室天實厚其基温乎召杜之
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識幾希顧以能官爲見
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橫流齧足不歆幅巾布衣陋巷棲遲

吾甯汨濁流之泥吾甯啜餽餘之醪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飢尙友
千載匪義跡其焉追燕雲之郊邱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
誰與歸

遺山集

御史張君墓表

元好問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
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閒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
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
未衰乃一意與世絕泰然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
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
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
食之役汨沒簿領閒不得灑埽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
闡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
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
有閒田豐鎬之閒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

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
文元賈公昌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黃
山內翰趙公磁陽內翰閻公敦龐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
行修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
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往往有
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
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
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
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
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
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
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尙書省掾正大元年終
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
十餘人不住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

知其冤卽縱遣之不數月諸黥卒以賊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
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贖禮
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
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
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
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
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
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卽昉也今
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煜次煦皆早
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尙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
之柩祔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
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
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貲其他尙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
節者銘曰

汝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為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
 沈潛而剛耆艾而敦龐可以為公卿大臣訓於四方昔往矣秉筆
 帝旁藹然粹温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袞糧衡門棲遲詠歌虞唐
 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
 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為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
 芳風雨如晦而雞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為發潛德之光

集

遺山

商平叔墓銘

元好問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
 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
 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為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
 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
 請居伊川卽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
 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士乃首以公為

可相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郢七世祖
 南華府君諱懷欽官於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
 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
 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
 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為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卒業
 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郟縣
 尋辟威武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
 全活者甚眾縣民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為尚書省令
 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
 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
 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
 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
 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
 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

月起復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到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贈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厚敢述梗概而爲之銘以

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遊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積中孰汝仇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眾職修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兜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衛汗褐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烏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昇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邱北陰莽墟不可留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元好問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甯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純口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骸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

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菱葦中懼為同行者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東修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周給之中崇慶三年進士第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為尚書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託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賊汚尤狼籍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于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為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唯伯祿為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顏冀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為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余過甯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干

為之後伯祿先娶薊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沒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居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甯晉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昇乎讒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關而上訴者其有說歟

道山集

聶元吉墓誌銘

元好問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邱令入為尚書省邊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於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為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為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

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為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元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脰而死時亂已極凌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顏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祿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為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為不及也余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子則矯枉過直率屈己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為謀故

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為之銘以哀之銘曰巖牆之死非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子眾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為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桎梏萌意於方寸未有豪末也而觸機弄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概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集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元好問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為淄川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為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於官屬諸人懼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羣盜慙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亡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

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爲多父諱時昌大定初律學出身
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
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
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聞聲名籍
甚貞祐四年以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充
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
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令縣戶籍餘三萬豪
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爲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
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
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於眾至於宗室大家聲
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爲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黠賊褚
二養丐者爲子羅富民鬪毆有勸解者卽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
大棗擊兒胸背腫青遂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計械
褚送獄褚咆哮不卽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

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旣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換
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郡堂請留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致
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爲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
禦使事留爲戶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
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
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參
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老力
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遭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
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
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衍真定河間路都提
舉次曰衡清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
適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尙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
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鄒
鄉孫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藁葬

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旅櫬所在將往迎之太夫人鍾愛於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邱壠荒沼表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甓爲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歎公之立志已見於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等倫有司目爲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於仁心爲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爲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乙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某早以詩文受知於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爲請輒爲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詰訓瑣細春官科泄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絕類瑕內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

三河星火餽饗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瘡獨以砥柱當頽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敢譁庶疫剛瘳公禁訶流離顛沛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冠巍峩百未一試老澗阿不龍不蛇賢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誇劉宗淄川其未涯

遺山集

中順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元好問

癸巳之兵旣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余每過甯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子問君閒居何以自娛景賢謂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汨沒科舉鞅掌簿書殆於學業無缺下尙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洧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日費菽米數十斛景賢區處有

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洧川課最陞一階改
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概景賢爲人有幹局
而以學術濟之爲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
後勞遙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内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
上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
六十有七遺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內王里之先
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縣處士成之女後景賢十年卒子男
一人卽世英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維
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悃幅無華愈久不忘晚節而昌幅巾
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爲善
之樂歸老

下缺 遺山集

陽曲令周君墓表

元好問

上缺 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

水不交部民兵來耕稼旣廢軍食爲重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
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
厯官輸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厯
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雁門破兵勢駸駸而南
鄉原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爲獻臣言城不保
必矣我臣子也尙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
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
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城陷歿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
也得壽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
幼獻臣旣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村里西原之
先塋禮也好問辱從君游獻臣以墓表見屬尙憶在汴梁結夏課
時君日酣飲於世事略不介懷余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
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爲述其故且繫以招魂之辭
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於隍兮洵以軀羈魂俛兮冥素途巫陽下
招兮宜可呼天厚子兮內美俱縮銅墨兮握瑾瑜處脂膏兮不自
濡植節苦兮甘糝蔬護念所牧兮劇髮膚鉏治強梗兮惠惇孤宜
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乘之兮又孰除蒙山之邱兮鬱枌榆復子
之鄉里兮返厥初撻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
洳兮參之墟猗猗羣走兮雄牙須俱腐草木兮孰別區魂兮歸來
兮安汝居遺山集以上原列卷九十八

金文最卷四十九

金文最卷五十目錄

墓碑

史邦直墓表

元好問

御史孫公墓表

元好問

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碑

元好問

劉景元墓銘

元好問

文儒武君墓銘

見文雅

元好問

郝先生墓銘

元好問

曹徵君墓表

以上原列卷九十九

元好問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好問

善人白公墓表

元好問

南峯先生墓表

元好問

臨海弋公阡表

元好問

遷然子墓碣銘

見文雅

元好問

蘇彥遠墓銘

元好問

盧太醫墓誌銘

元好問

張遵古墓碣銘

元好問

以上原列卷一百

金文最卷五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史邦直墓表

元好問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為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籍焉曾祖良祖
 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土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
 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
 五年詞賦乙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
 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句三白渠入為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
 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究源委
 凡公私所以為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強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適
 之大稱異之遷管局黃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
 檄邦直守禦注授彭城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
 建白仲德甚倚重之喪亂後閒關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

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劍客而處事詳雅倉卒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爲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內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歿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辨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余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款其孤請爲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遺山集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爲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元好問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時爲監察御史

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緩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爲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爲理遂訴於公公爲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邨國夫人溫敦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爲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姨母罪敕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卽日爲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爲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惟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臯遭靖康之亂流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父楫資稟純直樂於爲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調恤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間至甯元年以三

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升尙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修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留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厝某所娶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頤次觀次孚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州馮內翰子駿之子亨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尙幼公美鬚眉容貌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有法絲髮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內

翰百一所撰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爲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爲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爲家以貌言而觀卜其柔嘉怫然聞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瘴我訶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閭而磔妖蠹白筆風生朝著無譁宗周不綱蕩而頽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宏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卻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身冠峩峩蓬蒿一邱窘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遺山集

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碑 元好問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鄆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父楸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

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
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
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卽檄君爲倉
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
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迴出倫
輩賦業成卽有聲場屋閒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
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
津士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大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
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
求所以改絃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
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
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卽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
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尙書省
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恆二州軍事親舊爲

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
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者君處之自若也
寇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閒會門生朱極自京師輦書
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
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
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
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
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
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
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
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
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朝廷
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蒞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

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於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齊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噉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

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緱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齠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卽通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於不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箴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閒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伎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旣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鄂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

以次唱韻意氣閒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
中目爲鄠郊卽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
窺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
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剗刮塵爛創爲裁製
以蹈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
禮部閒閒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
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修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
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
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
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
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概言十卷紀正
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敘曰正統之說
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
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慚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

賴前哲概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襄曰復
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
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
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度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
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爲不如是則是
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
昭矣此書往往人閒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
爲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
金之業然其周困急郵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
猶強勉爲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惟恐其
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
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
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
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

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
 撰述為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為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
 寒往復四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
 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竊於跌者龜是為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泣焉涕
 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叢孤羆迨乎駢儷而變古
 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谿而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
 若若兮纍纍鄙賓於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
 為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元聖久矣望
 伯起其庶幾白首太元坐為悠悠者之所譏繁正統之無適從職
 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
 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概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
 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為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
 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為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

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轍背馳
 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而求知 遺山集

劉景元墓銘

元好問

景元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元留學陵川已能
 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
 歸行視景元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憚因問讀書有
 後先汝甯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
 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
 字景元別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元於太原人有為予言是家
 讀廣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閒戲取市人日
 歷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元之學無所不
 闕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為最詳作為
 文章淵綿緻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
 之有不能到者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

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微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
 解析脈絡漫者知所以統窒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
 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以為承安泰和
 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元談號為獨步景元則兼眾人之所
 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為
 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閒機械皆
 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希顏王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交
 久而無閒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
 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廕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
 期以明年薦試詞科而景元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
 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
 游最為知己當為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
 好問為宜乃作銘景元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
 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句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

縣君妻永甯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
 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於永甯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
 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深心而文洩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為家元
 精當中散為雲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
 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一作時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峩
 峩蓬蒿一邱窘此瀾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遺山集

郝先生墓銘

元好問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
 者謀諸親舊開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
 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
 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為子
 求師莫此州為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
 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

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閒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今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臯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臯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閒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

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沒無十金之產齋志下泉有識興歎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詞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敘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宦學蔚爲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閒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甯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邁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卽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恆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閒銘曰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峩峩其誰曰

我私昇鑑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涅而不淄曳履商謳長與世辭甯以一寒暑往來之甍概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泗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遺山集

曹徵君墓表

元好問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子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開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子十七歲子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宏州癸卯冬子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關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子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子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子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為

之喜見顏閒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子為位而哭且為文以哀之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子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珪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莘父璿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聲場屋閒以兩赴廷試移籍太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產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為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皤腹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卒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敕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

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南京大司農楊公叔玉丞
 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
 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勵風俗事聞徵
 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
 自保人有誣郭嘯聚為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
 乘山君就為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為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
 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賴以全活者甚眾羣不逞乘
 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念者云而曹巖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
 父子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
 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囂囂老人有卷
 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
 曰姑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
 之風不幸歿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即孝也曾
 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概之眾善具并何負於人而不
 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曹
 子之墓尚可以為鄉人之榮

遺山集以上原列卷九十九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好問

元光癸未予過鄆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
 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
 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歿訪之仲明言辛卯
 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
 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
 行為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於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
 嚮之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為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於代
 鴈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
 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子敬其先人涕泗
 以墓銘為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論次之

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娶檀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羣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為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修武郎郵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鄉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有析居柏仁坊鹿者文水遷居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為比邱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閒言時人為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弟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

自以不習儒業為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成童能屬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閒游梁之後交文士益眾賦業外他書亦能研究國醫宛邱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為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為之潤文君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為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清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為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媿睦傳至於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耐於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遺山集

善人白公墓表

元好問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鴈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閒閒趙公爲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階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閒閒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温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沒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爲建貳塋於白氏邱壠之側一以祔外祖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旣奉浮圖愍其家世不傳爲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不果行

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檢因附屬籍舅已亡又歷三推之久弟爲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遭疾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彥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賈廣覽強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甯主簿岐山令遠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閒有集行於世次曰麟早卒女四人長適州

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彥升女楊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榮澤酒曰忱曰恆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歷算中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為人敦信義樂施子一言所諾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為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為作記辭與事稱相為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社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顏疵厲為蠲媿心發之彥方學業復於譙元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絃身為

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蹕蹕起為儒先岌彼榮臺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屬天伸也銅章惠浹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垣藹兮芝蘭之庭炯兮珠玉之淵州里趨風媚學蹀躞至於餘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深望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祿匪我榮殆以為黨塾無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之食尚有攷焉 遺山集

南峯先生墓表

元好問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修武人祖道父炎皆力田為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為專門經明行修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眾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為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於時宗室復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娶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為人廉介沈默為

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
 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
 歎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社原
 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
 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於館
 陶大張里之東原王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
 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
 乃為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
 曰
 被髮銜刀禍孰與遷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鳥視而終
 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元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為真
 兀以為全甯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
 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牆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
 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遺山集

臨海弋公阡表

元好問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
 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
 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
 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
 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
 僅無損耗耳兄幸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
 忠敬如此我乃為讒口所閒慚恨無所及尙欲言分異耶乃更相
 友愛官以公家貴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
 心為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
 以犯法為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
 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劫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為
 之開諭辭情懇到鬪者感悅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
 措不碌碌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絕人而資稟

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爲人解怨嫌鄉鄰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橫逆無從生矣其爲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實豐多文士結夏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爲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卯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將莅官復殷重教督翥卒爲良民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王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是夜所俘悉阮之里社爲空公家獨全親舊歎曰爲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遍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穀英師事程內翰天益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簾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閒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

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鬪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兵散去遠近莫不歎服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穀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穀英子交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表爲請義不可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孫豆籩歲時烝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於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爲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獷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訶瘴剛莫我敢當徼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爲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償惟祿不計庸分知賦分之靡常頽波天來一柱獨障彼囚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甯以假息而爲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與亡者爲不亡銘其表之尙以發幽潛之光

蘇彥遠墓銘

元好問

遺山集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
都府子贊以父廕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贊金國初由換授至朝
散大夫祖仲文胡內翰礪榜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
世儻以廕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壁主簿彥遠靈壁君之長子也
初以父任爲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
陽之龍泉俱以課最聞陞真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
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故事定以
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
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
奇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爲南京廣儲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
留爲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
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
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武將
軍年三十二歿於王事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

德謙德普德恆德履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
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爲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爲
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
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
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
乃以任子概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
遠其一也仲明之歿予旣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
滅歟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圓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游道日廣而所
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屑於謝仁
祖之米甯就陶生而乞憐貧夫徇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
先萬物竝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
崩奔混爲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爲銘詩表君之
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尙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元好問

盧尚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為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闕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倡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為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剋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為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為陽善人自報之人為陰善鬼神報之人為陽惡人自治之人為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已治己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甯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

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子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藥公有得內經探病之源起死回生為醫作鏡底裏洞明道風既扇取重漢庭陽報沓來壽考康甯翛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遙遙華胄復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為世程

遺山集

張遵古墓碣銘

元好問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槨殯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因以碣銘為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為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為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為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大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

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鄆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尙醫子和推明河開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為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為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為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修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

金文最卷五十

金文最卷五十一目錄

墓碑

張君墓誌銘 見文雅

元好問

族祖處士墓銘 見文雅

元好問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元好問

敏之兄墓銘

元好問

贊皇郡太君墓銘

元好問

南陽郡太君墓誌銘 見文雅

元好問

聶孝女墓銘 見文雅

元好問

孝女阿秀墓銘

元好問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一百一

元好問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元好問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元好問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龍虎衛上將軍尤虎公神道碑以上原列卷一百二

金文最卷五十一 目錄

金文最卷五十一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元好問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閒欲復以武弁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碌明昌泰和人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閒居鄉里鬱鬱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弗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君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誼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搏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葬遂為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土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

金文最卷五十一

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鑽辭幽石以慰下泉

遺山集

敏之兄墓銘

元好問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為無所不闕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巖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為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過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傅南州鵬鳥告凶買臣歌謳厄死溝中馮衍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歆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窮巷抱書薇藿不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遺山集

贊皇郡太君墓銘

元好問

夫人姓梁氏廣甯人曾大父忭遼祕書監弟援某朝宰相其後祕

書之孫某大定中戶部尚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為閬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鏐宣武將軍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為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貴雄鄉里侯資稟豪邁好賓客復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米鹽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嫻睦族屬內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彥實娶龍山劉致君之女於夫人為姨妹議往內幣時次子獻誠生始暮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為辭振貧乏撫孤幼僮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偽券訴有司云是陝右飢民為侯家強娶法當為良眾謂宜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為聽其去者餘二十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為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為入粟縣官度為女冠并割上

田衣會之晝哭之後益以教子爲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
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甫釋褐華陰簿夫
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爲戒南征之役朝廷修馬政井牧之馬
似涉羸瘵官有被真決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
難遽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
兄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
能爲舅氏覓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
教爲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孤禮無違者
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踰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
養性鞍馬閒乘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識者笑況必
不能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
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
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爲正議大夫
宣差規措解鹽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

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
南軍節度副使尙書戶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
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之狀
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棄諸孤之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
民曹日不暇給孤奉慈訓尙有旌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爲淑女
爲良婦爲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似肖
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
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
之德之教無媿古人願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
相茲役貽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有榮焉其敢不策厲駑
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爲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秣驥問塗司南通遠鼎於華腴動與禮違在
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甯聞闔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
宗師母儀百之油燈煌煌誦書琅琅兒不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

公北方之強武庫再傳化而文房鬱階庭之嘉樹乃異質而齊芳
版輿委蛇子祿孫飴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
何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
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集

南陽郡太君墓誌銘

元好問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為隩州人母邢生四
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為贈朝列大夫同
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
會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
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
觀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
四人長曰賁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
年進士第今為樞密院判官次曰瑩棄家為佛子有詩筆聞於時

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賁瑩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
二人曰汴陽鐵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賁官學輩流中
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為然
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為甚賁舉進士瑩與
麟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
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鳴鳩均一之義焉
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
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調郵貧者其歿也哭者
皆為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
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舉既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
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齟齬識文舉於太原與之遊為弟昆之
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為詳且久乃為之
銘曰

祿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釜迨親萬石不貲母氏劬勞無報可施樹

靜而風霜露涕而悠悠蒼天孰命之尸含飴弄孫彼何人斯嗟惟
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癘疵玉樹階庭且蘭且芝一善不
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彤永世有辭重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
列銘墓石尚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遺山集

孝女阿秀墓銘

元好問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己
卯生於登封年十三子為南陽令其母張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
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
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母為順甯從
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階之
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而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
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
南東維母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集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元好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為比杜牧以為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
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已就三
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
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既開朔南分裂瞻烏爰
止不知於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
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濟滑濬等州戶三十萬
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強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
齎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為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
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光武因
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媿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
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沈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
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為懷郡王兵破

相下之水柵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
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
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下
道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
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會糜粥所救者尚不論也畫
境之後創罷之民新去湯火獨恃公爲司命公爲之闢田野完保
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
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貨逋
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
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飲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
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爲故薨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
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幅憶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
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
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

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符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
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
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
以致禱祠烝嘗之敬宜有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
爲祠祭之爲大事尙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樂布之立社
甄子然宋登之配會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
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
古而亦貴於沿人之情況乎時則縣蒞未遑人則焜蒿將見如公
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
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尙有攷焉好問旣述公之事又系之以
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潛蛟豈得
留汙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公籍盈數數有畸燕
趙廓廓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猶之歷下開漢基楚破竹耳將

安歸天官葵功絕等夷一三大藩畫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
德星出虛危扶傷合散傾復支民恃保障輕繭絲年穀屢豐物不
疵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高可齊而武公司徒屈於斯眉壽保
魯止於斯昔歌且舞今涕泗人疇依乎遽奪之甘棠之蔭公之祠
麗牲有碑碑有詩戰功日多民政慈尸而祝之甯我私公福我兮
無已時子孫眾民其世思

遺山集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元好問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勳德碑見
示謂僕言此內翰潭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為
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疆梗拊
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為樂國其有德於州之人為甚厚如輔不
敏亦得稟受成算自竭微效猥先參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
不忘倉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
意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

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樂為道之凡我公率族屬
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壩以功令定輿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
公道潤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讐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
天朝以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
戶佩金虎符順天別為一道者亦既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
年而公之勳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為慊
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眾
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
語朝論以為美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
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為國虎臣治民
蒞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
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
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為次第
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

人恆山公武僊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
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怠
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僊軍果
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
張甫河閒公眾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
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眾哥皆敗走由是祁陽
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下急吏卒每
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於宣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
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於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
之卽奔輜重而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
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
爾卽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
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
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

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
驚以爲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斃殺
之緣山反側鹿兒和美女擔車堵牆百峯東西五峯苑家西水
姑姑塢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狸諸砦望風降附及武僊
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
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狹隘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
後爲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爲事繼得計
議官毛居節其爲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
穴城而入爲亭榭爲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厯下則無卑
濕之患此州遂爲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
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
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轍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
價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卽同入陳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
爲也諸帥無應者公卽馳入陳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

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眾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卽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決柴潭城中兵陳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陳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爲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旣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於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子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旣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卽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

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啟南門出諸軍爲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眾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連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迨宋兵盡迺已邳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卽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死者如山岡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備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迺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閒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粹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之長封嶺結陳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一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旣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

不可上公率眾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卽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卽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鬪公奮擊之馘虜數萬自相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竝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陳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尙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礮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廬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間皆

宋重兵所宿斥堠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斂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軍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圍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裹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爲中渾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閑殆無甯歲朝議以杞爲上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旣固姦謀坐屈幢幟有橫截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爲多初

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耕稼俱廢我軍爲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餉自資比軍還關千里道殫狼藉公一軍先事爲備故獨無飢色許鄭之閒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隅欣幸初移刺眾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旣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爲郡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繪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斂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

慕之恩拊吏民恆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經生耳不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岡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旣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言言鬱推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囊鞬乾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賊黔髡自爲侯王妖狐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

道瑾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強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
訶禁不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旅嘽嘽頻歲江濱於光於黃棘
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閒勇氣益振每戰
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與鄰中渾新城臺若長雲吳
兒臙艤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鷹望見鼓旂謂公江神徐方
旣平荆楚旣同覲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珣戈彤弓何以命
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
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茂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此碑當
配景鐘

遺山集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
曾大父內刺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
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閣
門祇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爲西山閣門

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
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閣門尚會局使貞祐三年出
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革化軍厯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
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
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
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
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
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歿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
尚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爲尚書
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甯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
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
十年未嘗有笞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孤子
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
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
足以爲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徊
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集

龍虎衛上將軍尤虎公神道碑

元好問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於天其初則通而中有
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
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於有餘惟其不及故勉於成
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朴魯拙於變通艱於鑄鑿之爲無
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爲大可哀也古有之
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
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尤虎氏世爲
上京人五世祖朮不從武元下甯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
青榮祿大夫節度甯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
人尙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

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
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
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
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陶滿氏進封太夫人公卽益津
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
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者初著籍卽衛直點檢
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童者以事
陵轍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
耳何敢爾耶直前擊之馬箠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
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
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
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我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
謂不畏彊禦矣奴輩儻復恣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
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

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惟知威制疆脅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迹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羸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強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狀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卽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甯初右丞綱軍

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公從縉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陳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吾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四匹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爲上言妃后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尙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言車駕以都城會盡遠棄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奈何以球鞠細物動搖民閒使屠宰耕牛以

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憚擲仗籠中明日
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
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
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
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
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湖中路偃偻而上欲出公軍士
之後軍爲小卻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
皇失措展轉湖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
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
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院別帥
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
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強梗
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
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

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
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役乞以農隙爲之
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
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
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
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
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
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遺掾屬趙以情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污
爲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
管者怨且慚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
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吾曹受
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
冤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
檄擁護罪人可併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

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
行臺奏公爲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
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終焉之志
不三數日遺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
場而死牀簀獨是爲介介爾此外復何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
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
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阿合
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
而卒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
坦闕鄉令次彭孫珥孫俱早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
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秀偉資稟沈毅
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卽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
第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沒其孤
當卹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

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
甘苦至口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
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
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閒悉能自取會人得而畜之豈
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爲氣所激尙能持刃而鬪況男子乎吾謂
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旣耽書史故親授三子
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
仲坦舉公柩北歸卜葬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
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有昆
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閒州閭貴
游華靡相尙公家累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棊槩可取諸
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眞淳之舊
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宿更休之餘爲幼學壯行
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

化家存羸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著高壩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甯至於失名蹭蹬一麾有識與歎使之得時行道持眾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北方維強閒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无竝流脂膏其處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徼巡周廬實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祿不計庸我銘墓石鬱孤憤兮何窮遺山集以上原列卷一百二

金文最卷五十一

金文最卷五十二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元好問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辯也嘗謂意氣感激眾人之所同天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考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汨於義理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強其視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為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死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无取於海隅之伏劍漆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督亢之獻圖孰先

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會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君諱慶祥字瑞甯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歎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賞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遷靜州之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尙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

金文最卷五十二目錄

墓碑

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元好問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死節碑 <small>見文雅</small>	元好問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small>以上原列卷一百三</small>	元好問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元好問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元好問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元好問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元好問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元好問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元好問
忠武任君墓碣銘 <small>見文雅</small>	元好問
<small>以上原列卷一百四</small>	

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
談吐敏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
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
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面奏
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
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乙里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
成諭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
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
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
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
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執兵人欲降君擁
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
十二日也三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眎而不能救也出騎兵
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夕臨者三日葬

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恆州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
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卽三
達次鐸刺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
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歿後
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
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已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拜以君墓
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恆州之事固已
飽聞而饜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
道則捕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
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
倚之願以盡此身以答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
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
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齋嗟莫嗇者才賦君則

多沈潛而剛愎而無華曾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嶽我乃負
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甯以四方之彊偕妾
婦而媵媵河源九天放爲頽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頽彼美人兮何
直去裔而卽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漠貂七葉其必爾家 遺山集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
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
於士大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
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僚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
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椎酤日增風俗隨壞六十七年
之間遂有賢愚同滯之歎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
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
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慎自守不爲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
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

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臨終敕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貨利不得關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卽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句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蒞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句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句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句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歎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早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倉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

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往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旣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掃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菼荒穢之地河壩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之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夕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動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使戶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合平陽縣十此最難治公發姦擊強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

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為訟或至殺人
 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為親至
 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為之地蓋渠路歲久為
 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鬪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
 以石地為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
 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
 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會邑千戶會實封一百戶兩娶高
 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瑋興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
 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
 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尚幼瑋以癸卯十月十有二
 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狀
 來謂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曠中矣神道有碑碑
 當有銘敢質之以為請某於瑋為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為之銘并
 敘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俟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居退
 會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土不於材相彼
 潔污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九徵至
 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
 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為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遺山集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內刺贈定遠大
 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諡文獻公生三
 子公其長也資侖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
 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
 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
 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冀州錄事判官轉曹
 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
 遂為所劫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人都城宣宗嘉其

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
中選授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
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
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
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材
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
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眞定以丁酉歲十
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遺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
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尙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
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
以嘗從子學來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
則天賚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尙有望於撻蓬之賢

山集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略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
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旣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
麾下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耦公輒入座其意態自
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
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
年諸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
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
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
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
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
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
材量而閱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
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

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賜之玉印金虎符公上
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為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
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行宮
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明聖繼統萬
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
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
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
三朝仁信篤誠自結主知至於成白門之婚媾辨讒夫之媒孽新
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為家
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疊開
國舊臣莫與為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
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
午冬詣闕拜章既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為僧眾祝嚴之所矣恭
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仁卹媼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

揚名顯親或尙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
累之舊命文士撰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
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曾大父雲自遼日為大家有子四
人曰璋曰瓊曰玆曰瓚玆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
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
貴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之土厚皆有
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閭出入游觀裘馬相尙輕財好施少不
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
子長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
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考於陽報
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
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為言然質之
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
獄一得之統百萬之眾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

所接見若此者眾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累一切以諛詞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高會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尙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槩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嶽之靈威德沈潛策慮幅臆坐鎮衰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構旣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旣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杯酒意氣妄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淡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爲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尙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略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主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

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甯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阡劉爲大家出用武國從公會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幽燕之習曾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唯左右是奉而不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變龍姿躍而天飛股肱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邱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旂常勒有鼎鐘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袞冕巍峩奮無所階世尋不祚公有自來宗起宗疇宗之德公泝其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元好問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珩自曹南走書幣及子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憑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眾僧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齎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國用安自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插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閒關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

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越之命子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心頗知子而子亦嘗望見眉宇於眾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會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福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邱隴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船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

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卽公次日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旣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爲李敏所據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情辭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尅石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讐公復與宿帥眾僧奴斫全營於蘄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於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隴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萬眾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

顯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鬱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之國以太行恆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地之藏海山沈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龐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崛起閭巷閒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人物渺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易閒雖譜牒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愔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寇使大梁特暫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旅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爲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旣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柏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纛高牙展
墓而入州人驚嗟繁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之猶上農之禾
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州旣東兵連兩河鉏耰棘矜奮而橫
戈矯矯維公屹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日多夏寇黥髡劍佩巍
峩會飽而颺誕爲盜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慚憤亡幾時化而盡
沙有來同盟唇齒輔車詣闕拜章畏途裒裒孰爲田疇而克負荷
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
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遺山集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元好問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司屬司武
元文烈之從弟劾徹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
阿魯熙宗朝平章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卽
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
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

紹王至甯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
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
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
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爲支黨眾至數十萬攻
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讐撥地之酷睚眦種
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羣不逞鬪起而攻
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
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
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旣定確然不移其掩蔽
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
軍自陳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
公南歸之計已決再三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寓亳州無復宦情
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邁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
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

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
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
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筥庫
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
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
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
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
度葬宏政之宏山下臨淄邈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
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輻車而北卜安厝之宅唯須
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遷之祖竊
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參某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
之士胥世昌子門弟子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厓略君嘗以
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閒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
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

矣毫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
識者稱焉毫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
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
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皐厥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汎流玉牒散亡
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
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宏多曠于蒸嘗溫序思歸睠然涕滂
輻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光維彼臨淄銅墨之良梁
肉疲羸紈袴冰霜惠利所漸愛于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
何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耆龐對於前人祇懼
弗忘人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
萬家其傍

遺山集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元好問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弗耀大

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充尙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它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任試補尙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旣久吏民安之懽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所在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

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甯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徜徉泉石閒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三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疾終於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公倉邑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爲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錄事永甯中升陝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員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爲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蔭試補戶部掾今爲燕京總府參佐顯祖未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魯郭

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爲遼遷公生其閒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岡火炎之日禪負不捐孝於親而賢友於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遺山集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元好問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旣破平陽取道太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強弱眾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

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爲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走西南龍門若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瑁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晉閒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資雄鄉曲任俠尙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愼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敘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隰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尙書左三部檢法改嵩州知法遂充行尙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

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公
天稟渾厚有晉人滄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子無少厭議獄餘
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隩州明劉狗兒者無
罪積年之冤不數語而決闔郡爲之稱快甯化頻年荒歉時疫流
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度百出君區
處餽饟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普公胥和之參政李公
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
門之久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
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
山水閒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
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
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
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蛻用丞相高壽公薦
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南舉

進士次曰擇善棄家爲黃冠次曰仲文以君蔭補遙領西安軍節
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祇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爲女
官孫五人曰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某
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歲甲辰
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吳子賢涕泗百
拜以墓表爲請仲文溫澹有蘊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
能正博於元學道價重一時而竊歎郭氏世業澹雅晉人少見其
比推究原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
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湯身
爲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尙以發其幽
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明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

元好問

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爲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厯監差者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葬斬焉哀經中日誦佛書爲課迄於終制言動之間鮮不如禮人以爲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爲攘斂同官亦挾輕貲而遞僕隸因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旣無所逃責矣尙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

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饟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滎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偁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略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尙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累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

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
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
闕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為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門
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淑當媿貴官筮
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
當代侯伯之右庇蔭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
南渡居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
侯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羣從安居雞冰之上
歲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為多順天盛
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蓋
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泊君伯仲通譜牒恩義
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為請因為論次之
君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為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惟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之國

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宏大河無梁豈樂馮以
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袞取美稱禽息烏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
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集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元好問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
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吳咸雍十年劉霄榜登科仕未
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
卽君之曾祖也祖鐸閣門祇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
元中監崞縣煙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卽明
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卽能自樹立
大定十年以蔭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
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
最遷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老狀於

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卽位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倉邑三百戶因爲所親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甯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廢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筦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爲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爲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爲之嗟惜名士赴弔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效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

人長仲侃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旣冠而卒曰綽曰緝曰續曰級皆早卒繼曾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黃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爲請仲傑學爲通儒德爲善人殆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爲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爲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筦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法也與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四

金文最卷五十二

金文最卷五十二

五十二

